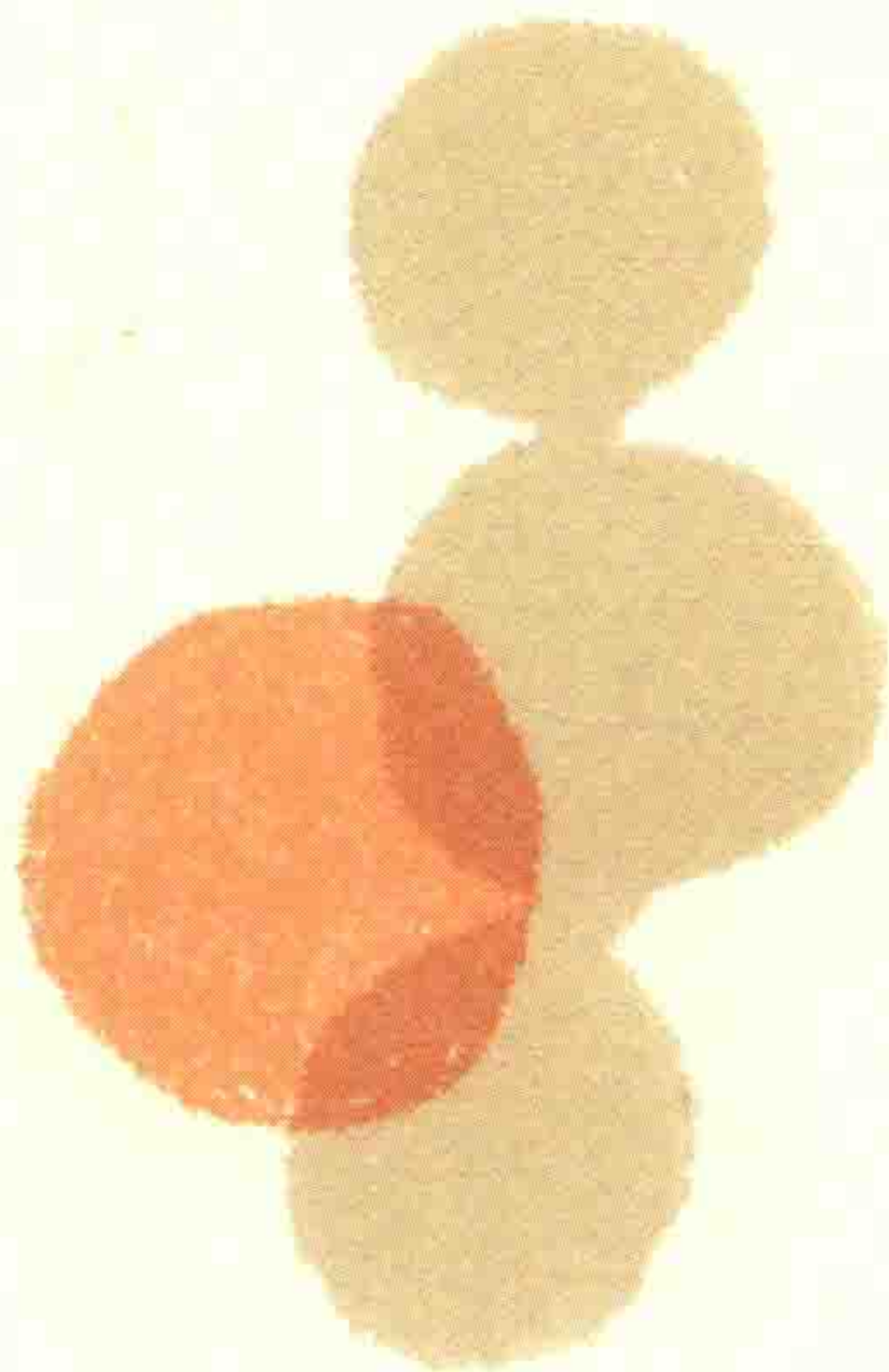


朱天心
漫游者



非外借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朱天心

漫游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游者 / 朱天心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495-9571-6

I. ①漫… II. ①朱…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901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5.75 字数: 80 千字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代序 那一刻 / 唐诺 1

说明 / 朱天心 35

五月的蓝色月亮 39

梦一途 65

出 航 87

银河铁道 111

远方的雷声 143

《华太平家传》的作者与我 165

代序 那一刻

一个现场目击者的记忆和说明

唐诺

亲人的证词效力极有限，因此这只是实话实说，事关我自己的文学思索，所以非得诚实不可——朱天心的《漫游者》是我最喜欢她的一部作品，喜欢的基调是惊奇，一步一步惊奇不已，不晓得下一句又会看到什么，以及通往哪里去，更不知道她能怎么从这样的书写回来（以我和朱天心的熟悉程度，这样骤然袭来的陌生感是不可思议的）。《漫游者》是一本奇特的小说，忽然，在那一刻，几乎没预警的，朱天心写到了某个颤巍巍的异样高度，小说切线般岔了出去，或者说起飞了，这对小说书写一事颇危险，也对自己危险。

这是小说没错，但《漫游者》更像是赋。赋这个古老

的文体，原是向着某个巨大而神圣的对象写的，一对一，仰头，不容（无暇在意）他人，竭尽所能。所以，或极奢华大言，或极度悲伤。

《漫游者》一书共五篇小说加一篇名为《〈华太平家传〉的作者与我》的短文，书写时间从一九九七年底到二〇〇〇年深秋。所以说，我所谓的“那一刻”历时近三年。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九九七年底孤零零的《五月的蓝色月亮》暂时移开，就集中于一九九九年四月到二〇〇〇年秋，“那一刻”凝结为世纪之交的那一年半时间——一年半，日替星移，依旧是好长的“那一刻”。

但这里有一个确确实实的时间定点，时间长河里的一个锚，一件大事，那就是朱天心的父亲、我的老师，也正是写《华太平家传》的小说家朱西甯病逝于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这样，《漫游者》一书的时间图像便清清楚楚了——《漫游者》是一部死亡之书，是死亡直接驱动了这一趟书写，死亡在小说中（或说借助小说、通过小说）展开了、极细节地分解开来，之中、之后、之前。前行的《五月的蓝色月亮》是脚步声音，是预兆并预言：“因为数千年

前书写在纸莎草纸或陶片上的诗歌早已经记载清楚你的命运……”现实里发生的事是老师初次检验出罹癌（三期），朱天心以自己替换父亲，仿佛把癌细胞抢过来放自己身体里，“你希望以什么方式死亡？”地化为这一趟又高高飞起又一步一步艰苦行走的奇异迷途旅程，不讳言就让死亡发生、进行（小说真是诚实得可怕）。我现在回想当时，家中诸人的日子仍过得正常，平稳不惊甚至乐观（也许正如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里讲的，死亡还从未真正进入过这个家庭，在这里，死亡仍如此陌生、不实在），但通过小说，朱天心仿佛察知了已等在不远之处的无可拒绝结果，她仿佛一个人默默地为此做准备。学习、并试着记住一切：“死亡今天就在我面前，/ 像没药的香味，/ 像微风天坐在风帆下。/ 死亡今天就在我面前，/ 像荷花的芬芳，/ 像酒醉后坐在河岸上。/ 死亡今天就在我面前，/ 像雨过后的晴天，/ 像人发现他所忽视的东西。/ 死亡今天就在我面前，/ 像人被囚禁多年，/ 期待着探望他的亲人。……”

像雨过后的晴天，像人发现他忽视的东西，像是囚禁多年的人期待着探望他的亲人。

一年半不到时间接连着交出四篇小说，以朱天心的一贯书写速度和间隔节奏来看，这算惊人地快而且稠密，或更像是世界的某种再不同以往的面貌连同全新的隙缝朝她显露。这四篇小说有各自的好奇或说奇妙询问，《梦一途》说的是做梦（写于一九九九年四月，几乎就是贴着父亲的死亡书写），依循这一道古老的夜间飞翔之路，惟语调异样轻快甚至甜美（令人不安的甜美）。朱天心说她持续着做同一种梦：她一再（回）去同一个新市镇，以至于她愈来愈熟悉还开始动手一点一点地打造它增添它，把自己看过的、知道的、难忘和想望的好东西放进去，比方街道，中山北路、大阪雨中的御堂筋、夏日巴黎河左岸星期日傍晚鲜有路人的圣杰曼大道、维也纳荫覆着哈布斯堡王朝末代植的百年栗树的环城大道、伊斯坦布尔蓝色回教寺前植满也是毛栗树吗的大路，还有乌比诺——拉斐尔的故乡，乌比诺临悬崖建的沿城墙小道（费里尼说的众多他喜爱的事物之一：发现自己在星期天的乌比诺）……“种种，你有意无意努力经营着你的梦中市镇，无非抱持着一种推测：有一天，当它越来越清晰，清晰过你现存的世界，那或将是你必须——换个心态或该说——是你可以离开并前往的时刻了。”

“这样吧，入梦来，所有死去的、没死的亲人或友伴——”

这里，我非常犹豫，如同卡尔维诺谈珀耳修斯神话故事时的犹豫不安：我该不该讲得这么明，这么单一强调呢？但这个新市镇就是天堂吧——没有宗教可乞援，不由神统一先造好放那里，没至高者可赐下，只有老实自己一点一点打造起来的至福至美之地——朱天心一人版的天堂。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天堂，这种事还是由文学家来做比较对，而不是宗教家或乌托邦主义者那些蹩脚的书写者，这样的至福至善也离我们比较近，不排拒不抛弃死亡和死亡之前我们认真过活的人生，连同其全部的悲伤和怀念（我想起博尔赫斯讲回归他天家后的耶稣，说他会开始怀念加利利地区的雨，怀念他父亲约瑟木匠间里木头的清香，怀念那仰头可见最令人怀念的星空……）。可也如此，天堂不再如人类学者米德夫人发现的总是那么空洞贫乏而且没色彩：“只要每一想到坐在一团云堆上弹竖琴弹上个一万年，就觉得头皮发麻。”就连了不起如但丁《神曲》的天堂篇都不行，遑论来自生活贫乏之乡的《圣经》。这个新市镇装载着实物乃至于是实事实景，是人一辈子的记忆、搜集及其成果，

连同疑惑都保留，和人一生里的每一特定时刻每一特定经历相干并且密密嵌合交织着，也让人这一生可望多出来一个价值，或说更细点，我们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多一层有内容有来历可再想下去的动人意义，不是粗疏的善恶二分劈开，更不会像《传道书》所说的都只是捕风只是虚空。不遗忘，不无用，不随便舍弃丢失，我不这么轻视自己的人生，也不乐意谁这么视我的人生如无物，就算他是祂这样的至高者。

《出航》则几乎和《梦一途》逆向而行，它由最大的悲伤开始，毫不眨眼的，小说开头甚至是骇人的，直接从已刚由医生宣布死亡的（父亲）肉身写起，写“死后发热”的身体，写“扶起更衣时，他的头，像被斩断似的重重垂在胸前，你看在眼里，知道他才不管你们的已上路了。／会在哪儿呢？”——始于死亡，走向明迷恍惚；正因为由死亡重新出航，这个现实世界已变成了另一个世界，路是另一种路了。

小说里，朱天心想象逝者再自由不过地飞起来，如候鸟，追寻日月星辰和祖辈飞行路线高高离开了，或像《奥德赛》

里描述的灵魂：“如梦似幻，轻盈款摆，消失无踪。”而生者，被抛下来，留在地面只能一步一步行走，上山下海，走遍世界地极，寻找逝者可能的栖息所在；或竟然是，如同胸前捧着骨灰、领着魂灵、为它寻访最后安居之所的发愿之人，每到一地，总温柔地低头询问：“这里可好？”

很奇特的，如果有最终的答案，居然会是在纽西兰——那是一次偶然的旅行（现实中，是朱天心和谢海盟母子同行），“首次，并未察觉的，你和各色人种同舟在纽西兰的某萤火虫洞内，那地下天然形成的水流半点水波不兴并且深浅未知，游人合作地屏息静默，任冥河老船夫奇戎渡你们，一进一进至洞深处，未久，便出现繁星，因为是不会飞的品种的萤火虫，它们真的恒星一样布满黑得没有景深了的洞壁放着冷光，你心底半点没预告地冒出一句：‘原来是这里……’ / 为什么会是这里？但当然就是这里。”

一直到今天，我仍不知道那个当下触动了朱天心的究竟是什么，我也难以想象朱老师真会选择这里——深居简出、一生如文字手工匠人那样工作的朱老师从未跨越过赤

道，应该心思也鲜少飘过去，而且，这必迥异于朱老师的宗教思维（老师是虔诚的基督徒）。那里，人是全然陌生的仿佛另一人种，土地土壤和冰蚀的奇峻景观既不同于台北市更加不像大陆华北，就连头顶上星空都不一样，负责指路的是南十字星而不是北极星。事实上，小说中朱天心自己的反应亦复如此：“叫你像很多人一样在那里活着终老都不愿意，你大大吃惊你的灵魂未来栖息之处将是，将是这样的，这样的。”

以下完全不构成解释，但我自己想的是——但这样才叫自由了吧，除了慑人的美一片空无，像葛林讲的“那里完全是空的”，全然的自由和再没牵绊，没有家族更加不会有国族云云那一堆阴森森又湿黏黏的狗屁东西，还不受困于宗教的种种蹩脚猜想（已硬化为种种戒律的猜想），也不必再勤力操持，没有了身体的病痛及其禁锢，所有的烦忧包括可能最困难的爱别离苦都不及于你了，“无论如何，你已化为一股硝子风在大气中，爱去哪里就去哪里”。美丽的空无，这样的发现同时也是生者的一个希冀乃至于是松手了吧，一个何其慷慨却又多悲伤的发现。

然后的《银河铁道》(名字很显然来自于宫泽贤治那部童话名著《银河铁道之夜》),二〇〇〇年夏天,已一年多之后了。这使用了现实里朱天心和谢海盟俩的一个旅游秘密游戏经验,先是,两人在小叮当电影《大雄与地底龙骑士王国》里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线索——电影中,阿福(小夫)的遥控飞机掉入了他们居处不远的那条河里,不经意地泄露出河的名字是玉川,而二子玉川这段水圳是朱天心和谢海盟颇熟悉常走的,只在奥多摩线的福生到羽川这一截叫这名字,这有望解答两人多年来的好奇。“总总,你在找寻的是几个小孩的故居,多年来,你只知道他们住在大河旁的社区(上游?中游?下游?),他们曾经偷偷合养过一只蛇颈龙在那河里,他们曾从河里直走到地底王国,还有夕阳满天飞过噢噢大叫的乌鸦时,那颗你熟识的红落日也在那映着夕照的河面上,时间,仿佛停了。/你想寻到他们的社区,看一眼夏日时他们在檐角挂的江户风铃,想看他们在阁楼凭窗摇一把小纸扇赏萤(纸扇上画着紫色牵牛花图样),想和他们一样放学后在巷弄里追来跑去直着喉咙喊,想和他们一起坐在铁丝网圈隔一隅的屋间隙地的水泥管上比赛吹牛,想和他们一起躺在阁楼榻榻米上听喧天的蝉声做白日梦,想和他们一样有一回骑乘一匹优雅可爱的白色

天马飞翔在河上，那配合飞翔的乐音好华丽甜美，同样甜美的配乐出现在海底探险的叫‘巴奇’的破车子，巴奇车会说人话，在一场准备慷慨赴义生离死别的戏里，女孩问它，巴奇，你怎么哭了？巴奇赶忙说，不是啦，那是我又漏油了啦。那时候，背景便响起了那又甜美又凄清的乐声，让你发誓到很老很老时听了都一定会想好好哭他一场的……/这一切，都仿佛不识字、不懂人言的六岁时……”

于是，在这一年半朱天心“无重力”的、心猿意马的游荡里（思维的和现实履及的），寻找那个发生了这么多故事和小孩王国的町村、找那条河、找那个通往地底的入口，遂成为这次出走的主线，这延续了稍前（整整一年前）《出航》里最沉重的那一段：“有那么一年的中秋节夜晚，你随父母亲与几位风雅的长辈们，在于今儿童育乐中心临淡水河观音山的那一面岗丘上赏月，他们喝着酒，开怀大笑地聊天吟诗，你两下就不耐烦，征得母亲同意，四下走走玩玩。那时你大约四岁五岁，没多久，发现周遭游人的腿们没一双是你熟悉的，你张皇地抬头分辨那一双双腿上的头脸，一个陌生过一个，只有大的月亮老样子在当空，和不远处平原上静静的银色河湾里同样好大的月亮，但你找不

到父母亲了，果真那是世上再没有过悲伤的事了。你张口放声恸哭，震动肝肠，不久就有好心的游人俯下身可能问你父母在哪儿、叫什么名字、是不是走丢了……你紧捏着一角月饼，哭声震天，无法答话，无法听见，无法视物（只剩下夜凉潮湿的空气中隐隐一现鲜烈涩香的气息），你成了一头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洪荒里的小兽。”

与其说是使用童年记忆，不如说是“原来如此”，重新发现自己那些个童年记忆（闲置的、不知有何意思的、乃至以为自己早忘掉的）；还有，也许只有回转到自己小孩的模样，人才敢这样子哭，人才能如此放心地悲伤，让悲伤完整，让情感完整。

或者说，你心中有事有疑，才让记忆依此重开，那些个与此相关的遥遥记忆感受到磁力一般浮现出来，恢复它的光彩，并强迫记忆回答。

朱天心大概比谁都需要这样，原因是——在这样一屋子小说书写者挤一起的奇怪家庭，朱老师生前不止一次笑着说是“父不父子不子”。尤其朱天心，书末短文《〈华太

平家传》的作者与我》里讲的俱是事实真相（其实这一个篇名已差不多全说了），其间挑战父亲最多最早也最久的正是朱天心，她质疑父亲的宗教，质疑父亲的一部分家国思维，还质疑父亲太温厚不争的交友方式云云，不父不子意味着比较像小说同业的彼此相待，闻道术业，让这个家庭多出来很多东西很多话题，以及很多理性，但也让某些寻常东西寻常情感沉落下去。

缅怀亲人的书写，常常犯一种错，这与其说是技艺不好，不如讲不够认真地、诚实地相信自己（技艺原是为着克服书写困难逼生出来），那就是急于跳回童年，只使用童年，而且童年记忆安静完整得如摊开的卷轴，历历分明，怎么可能会这样？怎么可能人像白活了也似的日后这几十年全不渗入全没意义？正确的回忆（是的，我毫不犹豫用‘正确’这个词）只能是人当下的再次回想、赫拉克里特之河的第一次循此径回想。那个童年，必定包含了满满日后的你尤其此时此际的你，满满是你此时此际才看得出的面向、意味、深度和疑问缺漏，以及，德·昆西所说的满是棱角和裂纹。

没让人可安心的答案，逼人像各个可能的记忆深处寻

去，尤其童年、更童年、童年的深不见底洞窟，这就是最后一篇的《远方的雷声》。

时钟停摆，指针掉落，如朱天心所说的。

这篇完成于父后一年半的小说，一切像静止下来，人停下脚步，或说，（预备）凝聚为一次总的、最后的、再回头当然也不打算和解的出走；这篇小说，文字安静得惊心动魄：“假想，必须永远离开这岛屿的那一刻，最叫你怀念的，会是什么？”

这问的不是大的、明确堂皇的回答（那些都已反复想过了、说过了），而是、“请你就像那名历史悬案中人，回首一望，仿佛濒死之人，一生闪过眼前，最后留在视网膜上的，会是什么？会停格在什么样的一个画面？也仿佛写在一块遭风吹日晒得失了颜色的木牌上的字句：南都一望。木牌立在奈良远郊不很有人迹的白毫寺前，你听话地回首一望，漫天大雪中，只能隐见盆地的依稀轮廓。”

我也很记得现实那一天，朱天心、谢海盟和我，从志